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标识性概念及其结构化演进^{*}

黄 珮 赵宸斐

提要:在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被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聚合,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呈现出结构化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通过持续的结构化演进,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从而始终保持其时代性与生命力。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还为其伟大征程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与政治引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标识性概念;结构化

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民主概念的结构化特征也愈加鲜明,在突出人民主权思想的同时,融入了平等、自由、治理等多重意蕴,其实质性、程序性及治理特色也日益凸显。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与理解必然会呈现出多样性。然而,无论民主的定义如何演变,“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民主概念的本质属性,也是现代文明国家在定义民主时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界定为其本质属性和应有之义,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不同历史阶段,深入考察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交错的时空语境中的结构化呈现,以及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构化演进,期望能够在学理上深化对其概念内涵、结构与特征的研究,同时,尝试能够在策略上为当前推进民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一定的思路与方法借鉴。

一、标识性概念提出与辨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学理透视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民主的标识性概念,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和应有之义,更是中国民主实践与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辨识,标志着中国民主建设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语境中的民主认知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24FDJB008)和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资助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研究”(XJD2024B009)成果。

从经验积累向理论升华的深刻转变。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还要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通过构建民主自主知识体系,丰富现代化的话语表达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提炼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为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具有明显辨识度的重要概念,也为全球民主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民主概念的界定与辨识

辨识度是指对事物的识别与区分的能力指标。对于一种民主概念来说,其辨识度主要体现在民主概念的系列谱系中,能够通过其独特的内涵、特质、结构或价值等特点,使人们迅速、准确地将其识别出来。学界对民主已有的定义通常采用“属+种差”的方法。即通过“属”的定位差异和“种差”的不同识别来界定民主概念。例如,世界上流行的共识民主、共和民主、竞争民主、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等概念,虽然都具备民主的“属”,即“主权在民”的本质属性,但在“种差”方面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民主的范畴、功能、结构、元素等的界定上。当民主的本质属性被“种差”限时,一种民主概念的内涵便得以明确。因此,“属+种差”的定义法成为界定民主概念的主要标准之一。然而,尽管“属+种差”的定义法在民主概念的界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并非唯一标准。在实际运用中,民主的定义还可能受到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而衍生出不同的标准与方式。

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人们对民主的定义一般采取三种代表性的定义法:广义界定、中义界定和狭义界定。这三种方法不仅反映了民主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体现了对民主辨识度的不同追求。广义界定从最宽泛的层面出发,尽可能包容民主的多样性特质,使民主概念表现出极强的延展性与可解释性。然而,这种界定也存在明显不足,由于缺乏明确的边界和关键特质,人们对民主的认知容易陷入随意与模糊的状态。如果民主概念缺乏明显的辨识度,不仅会导致人们对概念的识别随意化,还可能催生大量伪民主概念。中义界定则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是当今学界较为流行的定义方法,对民主概念涉及的范畴、属性、特征、功能、元素等采取综合判断式的合意界定,既保留了广义界定的弹性与可解释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概念的具象化和明晰性,将更多民主属性囊括进来。这种定义方法能够形成对民主概念的初步画像,使其具有一定的识别度和区分度,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狭义界定则尽可能对民主概念进行具体框定,通过明确的地域范围、语境和时间范围,将具象化的民主特征元素嵌入于定义中。这种定义方法内涵丰富且具体,但外延性较差,导致定义的弹性和可解释性有限,难以充分展现民主的现代性与拓展性。尽管如此,狭义界定在特定语境下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三种定义方法各有优劣,但其核心目标都是增强民主概念的辨识度。无论是广义的包容性、中义的平衡性,还是狭义的具象性,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属+种差”定义法中对“属”与“种差”的区分需求。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界定及标识性特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主概念,正是这三种定义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创新。它既继承了广义界定中对民主多样性的包容,又通过中义界定实现了概念的平衡性与明晰性,同时在狭义界定中体现了民主的具体实践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是按照“民主”“人民民主”以及“全过程”,把“民主”延伸为“人民民主”,由“人民民主”拓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而实现了民主概念的结构化。

“民主”一词最初源于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os”(权力),其本义为“人民的统治”。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民主的内涵在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民主概念的一种重要衍生形态,它深刻体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卢梭认为,国家政治的最终权力源于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必须基于人民的共同意志,只有在人民授权的前提下,权力才能被合法行使。卢梭“人民民主”理念对于近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民民主的核心在于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达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只有回到“人民民主”的论域中才能得到准确

理解及阐释。根据《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的界定,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①。这一界定表明,其“属”概念遵循“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脉络,体现了民主的本质属性;而“全过程”则作为“种差”,将其与其他民主模式区分开来,凸显了其独特性;尽管如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并未脱离民主的元概念,鲜明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核心价值。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无论是何种民主模式,其“属”概念均以“主权在民”为本质属性,因为这是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与核心价值。然而,在“种差”层面,不同民主模式则根据现实需要,在范畴、功能、结构、元素等方面进行取舍,从而实现对民主模式的识别与区分,使得民主概念能够以“范式民主”“领军民主”或“标杆民主”等形式引领世界民主潮流,同时又不偏离民主的本质属性。

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视为一种标识性概念,是因为它不仅继承了民主的本质属性,还通过“全过程”的实践创新,“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②这种统一是对民主概念的结构化提升,展现了其独特的价值逻辑。首先,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关系来看,“全过程”这一界定使民主的外延与内涵相互补充、相互推进并相互制约,既避免了概念的泛化,又增强了其解释力。其次,从内在质与量的关系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这种设计不仅赋予民主概念丰富的内涵,还保持了充分的张力与弹性,使其具有较强的可认同性与可解释性。最后,以“全过程”为基础的边界设定和属性提炼,弥补了传统民主概念的空洞与模糊,提升了定义的科学性。在内容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保留了民主的核心元素,兼容了民主的特质与内涵,又能够结合当前民主发展的实际情况展开具体分析,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在发展趋势上,这一概念蕴含了民主的来源及其演化的可能方向,为民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通过其鲜明的标识性展现出独特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主要体现在“本土标识性”与“全球标识性”两个维度。首先,“本土标识性”强调这一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不仅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高度凝练和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这种本土性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摆脱了对西方民主概念的简单模仿与移植,超越了局部性反思与修补,真正展现了民主自主知识的再生产能力。其次,“全球标识性”则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全球民主竞争中的话语表达与示范引领作用。它能够在世界民主舞台上主动设置议题、把握议程,充分展现其竞争优势与影响力。这种全球性不仅彰显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政治体制,也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与可能性。通过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意义之网”,还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民主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在反思与重塑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自主性”与“民族性”意义;同时,在不同政治文明的共存与互鉴中,彰显了“文明性”与“世界性”意义。这种双重标识性不仅实现了“术语的革命”,还为全球民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真正体现了民主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民族性”“文明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化呈现

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认为“要理解一个概念,不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达该概念的词语的意思,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到的事情的范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③。这一观点强调,对任何概念的理解与阐释都必须基于其依存的具体历史文化条件,民主概念也不例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2年第5期。

③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概念经过美国学者熊彼特的改造,逐渐演变为政治精英主导的选举游戏,并成为主导世界民主发展的模式,甚至被某些西方国家建构为民主话语霸权。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①然而,这种将民主简化为选举的模式,并将其包装为“历史终结论”或“普世模式”,显然脱离了世界民主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②这一论断提醒我们,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不能以西方标准为唯一准绳。每个国家对民主的探索都必须植根于其历史文化传统与人民的政治生活实践。民主概念不仅包含选举,还涵盖协商、决策、程序与价值等多种元素,其内涵与结构形式应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特点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过程中不断聚集与发展的,也要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结构性进行分析与解释。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概念主要由瑞士学者索绪尔提出。索绪尔认为历时性指语言或概念在较长历史时期中的演进与变化,强调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历程中表现出的特点与差异;共时性则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对语言或概念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探讨。历时性关注概念的时间维度变化,而共时性聚焦于特定时刻的系统结构与内在关联。这两种视角的结合,为全面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框架。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历时性结构变迁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结构化理论最初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旨在解释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结构既是社会实践的条件也是结果。这一理论为我们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及启发,从结构化角度对民主重新进行概念化,并不是对民主已有概念的否定,而是通过注入新形式、新角度等对原有的民主定义进行建设性的改进与提升,旨在推动民主的理论不断发展,以更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改进不仅体现在对民主在运作形态、构成性要素、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程序环节、目标达成等全过程的实践操作,还体现在民主的共性与共享性等层面建设,体现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对民主概念的探索主要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启的。

第一阶段民主概念的译介与引入。19世纪中后期,民主概念主要通过传教士的翻译与介绍传入中国。像传教士林乐知、林韦廉臣、丁韪良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其知识储备、对民主的认知差异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对民主的翻译与介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国人开启了对民主的认知与了解,逐渐把民主概念与民主的思想、观念、制度等联系在一起,探讨救国富民之道。同时,中西政治制度的对比促使人们反思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为民主概念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民主概念的输入与移植。20世纪初,民主概念与民权、自由、宪政、权利、共和等思想一同输入中国。在这一阶段,人们在对各种斑驳纷杂的思想进行甄别的过程中,对民主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和扩展,不再局限于政治民主的范畴,而是进一步探究民主的精神与原则,并将其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转变旨在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推动民主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为民主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三阶段民主概念的改造及自主性探索。20世纪中后期,国人把对民主概念的探索与革命、解放、现代主权国家创建等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衍生出“工农苏维埃”“三三制”“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等一系列概念。尽管民主的“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属性始终未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种差”表现出显著差异,体现了人们根据时代不同需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要对民主内涵的侧重调整与创新性发展。

第四阶段民主概念的自主性建构与再生产。进入 21 世纪,民主概念经历了“古词衍新义”的转型;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提出后,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彰显了其特殊地位与作用。因此“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①。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以往“工农苏维埃”“三三制”“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等历史概念进行了统领与升华,在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承载着伟大的政治使命,为民主概念的自主性建构与再生产提供了新的范式。通过以上四个阶段的演进,民主概念在中国实现了从译介引入到自主性建构的转型,呈现了其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独特发展路径与时代价值。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共时性结构机理

“任何一个概念范畴,其认知结构之中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概念空位结构,这些概念空位结构是旧词新义的理论动因。”^②与其说概念空位结构是旧词新义的理论动因,不如说在从一定空间领域赋予已经存在的概念以新意义,是认知世界最有效、简便的途径之一。概念在空间领域的变动主要呈现出“共时性”的结构特征。共时性指两个或多个看似毫无因果关系的事件同时发生,实质上却隐含着某种内在联系,甚至在同一事物的内部产生多种关联;这些事件处于同一场域中,面对同时代的问题。

不同于历时性从时间维度梳理不同民主概念之间的相互纠缠与交叠现象,共时性更关注民主空间属性的现实结构,即在同一时间维度内,不同民主在形态与特色上的多样性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例如,英美、法德、北欧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民主制度各具特色,反映了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政治实践;又如,人民民主、代议制民主、多元民主、精英民主、社会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协和民主、共识民主等,虽然在概念界定上各有侧重,但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治原则、促进政治参与和政策调整方面都展现出卓越的知识能力。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世界民主发展大潮中,尽管不同国家的民主模式、道路、范式与形态各异,但它们都秉承着增进全人类福祉的共同目标,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与自由作为共同价值。各国应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为人类民主事业作出新贡献。每个国家都应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探索和构建适合自身的民主制度。世界民主的多样性正是人类文明互鉴不断深化的结果,展现了民主知识应用的广泛性与变通性,彰显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与历时性角度不同,共时性视角能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不同民主模式的独特性与共通性。每一种民主都处于特定的语境中,表达与传递着不同的意义。只有与其他民主知识建立起相互支撑和协作的关系,并在对民主探索上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出民主的功能和作用,切实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世界民主知识通过最基本的属性串联起来,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结构化知识体系。民主概念在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多元表现与结构特征表明,世界不存在单一的民主模式,民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清晰,在这一共时性结构机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体现了中国民主的独特性,又与世界民主发展潮流相呼应。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构统合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时间演化(历时性)与现实结构(共时性)形成内在互动,构建了其整体结构。从历时性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经历了从传统民本思想到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从共时性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当代世界民主发展大潮中,既展现了其本土化特征,又与世界民主的多样性相呼应。这种双重维度的

① 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序言”第 6 页。

② 秦洪庆,王馥芳:《词汇新构式创生概念化和再概念化路径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9 年第 1 期。

分析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野,还实现了视角的转换,既需要从中国看世界民主的发展,也需要从世界看中国民主的探索。两种视线的交汇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土性与全球性价值。中国民主概念与其他民主概念同属开放、可辩论的领域,旨在促进多样文明之间的共存、交流与互鉴。通过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应对全球民主治理的挑战提供了更加深厚、牢固的合作基础。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历史的责任担当,为改进全球民主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通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可以深刻把握民主知识作为对事物的认识与经验而存在的本质。任何认识与经验的发生都需要概念的统领与统摄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全过程”,正是为了探讨民主发展进程中各种关系的构成、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逻辑关联。只有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才能真正理解民主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精神引领下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独特理念与制度为支撑的民主形态,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其形成的独特经验、话语与理论仍在不断丰富与完善。这一概念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民主的深刻内涵,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共同性,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民主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全新参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与时代内涵,还为阐释中国式民主现代化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时,它彰显了中国在民主自主知识探索中的高度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为其他国家民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从概念史的意义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现代化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时代反映,是中国民主治理历程中史实与实践互动的结果,展现了中国民主变迁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丰富与发展,为民主现代化理论积累了新知识;同时,它在世界民主多元化发展大潮中独树一帜,为其他国家探索民主制度提供了成功范式,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了全球民主探索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化演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创造性转化是创新性发展的基础,旨在通过对传统资源的重新诠释与改造,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而创新性发展则是创造性转化的提升,强调在转化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的突破与实践的升华。二者既有内在联结,又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创造性转化在完成自身任务的同时,必须为创新性发展提供基础与动力;而创新性发展则承接并深化创造性转化的成果,将其融入自身的理论追求与实践目标中,推动民主概念的结构化演进。

(一)以“两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化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最显著的结构化特征在于其“再概念化”属性。所谓“再概念化”,是指对民主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使其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高度凝练与升华。这一过程并非简单遵循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一般原则,而是基于时代特色与社会需求的特殊性,推动民主概念的自我革新。通过将民主转化为符合现代生活的新样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术语的革命,展现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再生产能力。从结构化视角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再概念化”主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大维度实现。

在创造性转化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化演进立足于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传统民本思想与西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3页。

方民主理论的精华,实现了对二者的批判性继承与转化。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传统民本思想如“重民、爱民、富民、安民、信民、教民”等理念,以及“犹吾之有民”“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等治理原则,曾在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些传统观念需要结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实现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现代执政理念转化;推动“犹吾之有民”“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人民主权”转化;推动“贤人政治”“人治”思想向现代“法治”转化;推动传统“圣王之法”的“治术”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化。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吸收西方民主治理精华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观,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民主模式。具体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过程”实践超越了西式民主的“休眠式”投票民主和形式民主,实现了民主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超越了西方多头政治精英博弈的民主体系;以“治理型”民主超越了西方“选秀型”民主,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中“治理失效、国家失能”的弊端。

在创新性发展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创新性”为核心特征,以“发展”为根本目标,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与时代价值。“创新性”体现为对人类物质与精神活动的创造性突破,而“发展”则指向民主制度向更高阶段、层次和水平的迈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性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在选举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一种深度酝酿的民主选举,通过完善选区划分、选民资格认定、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预选、竞选、投票与计票等程序,确保选举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在协商领域,它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商体系,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度发展。在决策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重要议案与立法决策经过广泛民主酝酿与科学论证,确保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在管理领域,它不断创新形式,推动各行业、区域与组织的民主实践,构建互动相辅的民主体管理体系。在监督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吸纳大众参与、形成监督闭环,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全过程监督。从“发展”的维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它不仅突破了西式民主的发展模式与逻辑框架,还为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贡献了新价值、新理念与新智慧。作为“面向未来”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案。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性发展”还需置于“世界之中国”的范畴下展开。从全球民主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国民主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更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考“世界民主向何处去”“怎样的民主更适合未来”等时代命题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与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民主在理论升华与思想丰盈中不断回应时代需求,为建设当代中国新民主注入了活力。

(二)以“两创”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化特征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呈现出鲜明的结构化特征。这种结构化不仅体现在其理论内涵的丰富性与实践路径的独特性上,还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得以彰显:

一是内隐要素的鲜明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各要素具备显著的内生性驱动力,包括使命驱动、战略柔性与文化基因能力。同时,它具有共享性、包容性与创新性,能够引领现代民主的发展方向。与一般民主概念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更开阔的视野、更充足的动力、更高效的运行机制、更强的生命力与更持久的韧性,为其结构化特征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显化表征的卓越性。作为一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主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出创新领先、治理效能与可持续发展的显化表征。它超越了其他民主范式的价值诉求与治理模式,广泛获得社会认同与支持。其优异的治理效率性与价值性,确保了民主的公共性与卓越性,使其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三是自主知识再生产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吸收了其他民主概念的精华,还深度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丰富的内源性能力。这种民主概念的理念与价值观根植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非外部引入或强加,是自主知识再生产能力的生动体现。通过议题设置能力、话语表达能力与示范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与

方法论;四是多元综合平衡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多重维度系统与全面地反映了民主概念的特征。它作为一个综合行动体,全面体现了民主的意愿、能力、行为与绩效,而非局部展现。在当今世界民主发展大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还具备文明交流互鉴、资源配置与引领能力,展现了其多元综合平衡的特征。五是动态发展能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动态发展能力,使其在全球民主概念、制度与模式的博弈与交流中不断获取发展优势与持续竞争优势。这种动态能力具有异质性、开放性、拓展性与迭代性,能够随环境变化整合、重新配置与更新内外部资源,系统创造与调整运行机制。其优异的吸收能力、整合能力与创新能力,使其在不同环境下始终保持活力。六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建构中兼顾民族性与现代性,实现了中西会通与古今涵容。以“民族性”为向度,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民本思想与治国理政智慧;以“现代性”为向度,它融汇了中西民主理念,推动了中国民主的现代化转型。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又具备全球视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性转化并非对传统资源的简单搬运或移植,而是以当今时代要求、现实社会标准与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尺度,致力于使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接轨、与民众需求相契合。其核心在于以现实为指向,以服务现实为目标,推动传统资源的现代化转型,使其能够为现实所用、为时代所需。创新性发展则强调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解决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并着眼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与超越。它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分,通过内涵的补充、内容的拓展与观念的完善,回应现实需求与民众意愿。创新性发展不仅致力于文化上的创造与思想上的升华,还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指归,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二者共同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结构化演进,使其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了双重突破。

四、概念的持续定义: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续添新意

民主的历史并非一段沉默寡言的历史,而是一部在思想观念上相互激荡、不断演进的历史。民主概念在跨越不同历史语境传播的时候,其最初的含义及原始界定得以不断被突破,内涵逐步扩展,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其认知与理解的边界。当民主概念进入中国后,经历了从模仿、内化到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对民主概念的认知与理解方面呈现出紧密相接、环环相扣的思想接力。事实上,“任何理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从清白中立的零点开始,不可能凌空蹈虚,高踞于历史发展之外。而这种发展又总是在多极多向的交叉摆动中不断向前的。”^①显然,人们对民主概念的理解与使用必须结合不同文化传统,才能实现更深入的认识。任何一种民主如果故步自封,自设藩篱,拒绝交流,就必然会导致民主间的隔阂;如果不尊重其他文明,以自身的民主优越感否定其他民主模式,甚至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会将文明隔阂升级为意识形态对抗;如果不信任其他文明,以零和思维看待其发展壮大,只会加剧矛盾与冲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民主概念必然被持续定义并不断续添新意。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一个“被持续定义”的标识性概念。它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随着世界民主潮流、社会结构的变迁、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的变化而不断丰富与完善。民主概念的持续定义,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在知识探索中的动态性和进步性。随着人们对民主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和政治生活实践需求的增长,原有的定义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属性和需求,因此需要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以揭示民主的新属性或新关系。

^① 金元浦:《当代文艺学的历史语境和未来走势》,《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

民主概念的持续定义意味着任何一种民主模式都要不断地更新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化特征。这种结构化应该由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而非仅由外部因素强加。民主概念不能僵化不变,而要适应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定义保持其活力与生命力。只有这样,民主才能与时俱进,引领民众的政治生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过程”特征,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民主结构化发展趋势的鲜明体现。它表明中国民主运动从开始至今,始终处于持续、稳定、有序的状态,既表现为量的积累,也表现为质的飞跃,甚至是质与量的共同发展。这种结构化特点包括延续性、连续性与动态性,通过时间维度上的积累与改进和空间维度上的多样化实践与创新,实现民主概念的持续发展与目标达成。

民主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在不同环境中对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与特质不断解构与重构的结果。“‘实现民主的方式有很多种’,‘单一模式’并不能适应不同的国家。”^①所以,人们也要“放弃本质主义、统一主体和普遍主义的观点”^②。事实上,世界任何国家对民主概念的界定与话语表达方面都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③。民主概念的内生性特征决定了其在不同语境中必然表现出多样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秉承人民主权这一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填补与丰富了不同语境中的民主概念,实现了对民主形式与模式的匹配。全过程的民主概念建构充分说明“每一个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问题,思想家肩负着自己时代的使命和要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④。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地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动态演进,通过不断回应时代需求与实践挑战,推动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发展与知识积累,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这一概念展现了自主知识再生产的全过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与时代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还为全球民主理论与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与方向。

〔作者黄琲,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东南大学中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赵宸斐,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研究员,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1102〕

责任编辑:田明孝

① 弗拉迪米洛·贾凯:《“民主”概念在西方的演变及其偏狭性》,李凯旋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冯燕芳:《拉克劳和墨菲“民主”概念的三个维度》,《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④ 张晒:《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语境、概念与修辞》,《理论月刊》2013年第5期。